七修類稿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 ◄

七修類稿
卷四

► 卷五

四夷無乾象

經星既按華夏，四夷則屬何星？果有四大部洲說耶？

高麗朝鮮本末略

高麗出自夫餘之種，自三國以來，見於史者，句驪其國號，高其姓也。在遼東之東，地名紇升骨城，南連朝鮮；漢武滅朝鮮，分地為真番、臨屯、樂浪、玄菟四郡，以高麗為玄菟屬縣。至晉永嘉時，四郡反為高麗所有，其王高璉，遷居樂浪，改名平壤城。至隋，去句字，唐太宗伐之，遂為屬邑。置都護焉。唐末五代，中原多事，復自立為君。後唐同光元年，使韓申來，尚姓高氏；長興中，則稱權知國事王建，史失其傳，是王氏代高氏之位也。王漸拓地，又遷都嶽鬆。宋祖時來朝，端拱以後不復入貢。元豐中，王徽主國，每慕中華，復來修好，遣臣國子肄業，求九經、問佛法，嘗誦《華嚴經》，祝曰：「願生中國。」一夕，夢至京師觀燈，若宣召然，遍呼國中至京師者問之，略皆夢中所見，乃自為詩識之曰：「宿業因緣近契丹，一年朝貢幾多般。忽蒙舜曰龍輪召，便侍堯天佛會觀。燈焰似蓮丹闕迥，月華如水泄雲寒。移身幸入華胥境，可惜終宵漏滴殘。」子孫世承，亦朝貢於遼、金、元。洪武二年，其主王顓，表賀即位，賜以金印，封高麗王。二十五年，其主荒淫，眾推侍郎李成柱主國事，更名曰旦，詔從其自為，復請國號，詔更朝鮮。

杭四潛邸

杭城佑聖觀，乃宋孝宗潛邸；開元宮，寧宗潛邸，後為理宗端孝公主之第；龍翔宮，理宗潛邸，舊在後市街，元至元中，遷之於城西北隅；宗陽宮，度宗潛邸也。

天狗星

元至正六年，司天台奏稱：天狗星墜地，始於楚，終於吳，遍及於齊、趙諸地，但不及於兩廣，當血食人間五千日也。時雲南玉案山忽生小赤犬無數，群吠於野。占者曰：此天狗墜地，有大軍覆境。又父老傳，太祖登極後，每日市曹殺人之處，夜有一大白犬食血。予意徐壽輝、韓山童、陳友諒、明玉珍、倪文俊輩，俱起湖湘，而南直、吳中尤盛焉；其後山、陝、滇、蜀四方俱有甲兵之禍，惟福建、兩廣，王師到即出降，以是占之，則占驗人傳之說，詎不信夫？

吳楚娶婦

吳人娶婦欲長，美觀瞻也；楚人欲矮，善哺傭工也；然地脈相接，而風俗不同，大抵吳奢楚儉，故致如此。吾友王蔭伯戲作娶婦辭嘲之，其辭云：「楚人娶婦何喧喧，高堂十日排酒筵。親戚回頭小姑起，傳道新人短而喜。低小腰身解哺兒，舂糧擔水不知疲。西家老翁長吳塞，吳人娶婦長者愛。紗籠前引扶入門，新人長大媒人尊。金馬丁東步搖轉，春風嫋嫋花枝顫。可憐吳楚地不同，新人長短為枯榮。若使吳人生落楚，一生醜惡何其苦。乃知長短亦有命，不係生身係生土。」噫！可哂也。

杭城門名更革

東城五門：曰候潮，曰永昌，曰清泰，曰慶春，曰艮山。西城四門：曰錢湖，曰清波，曰湧金，曰錢塘。南城二門：曰鳳山，曰清平。北城二門：曰天宗，曰武林。

年數君數

按《春秋玄命苞》：堯元年甲辰，至洪武之戊申，凡三千七百二十一年。按大運紹統，自仗羲至胡元，除僭號不載外，帶吳、魏、遼、金閏位正統，至我皇明混一區宇，君天下者，共二百八十二君。

騶虞

載埴《鼠璞》云：騶虞，非獸也。本歐公引賈誼《新書》騶乃文王囿名，虞則虞人之官之說。又曰：天子田獵，七騶咸駕。騶亦官也。意文王田獵，騶從虞人之賤，俱有仁心。詩人於是歎之，決以不食生、不踐生為無有也。不知永樂二年，周王畋於鈞州而獲騶虞，梁公潛有詩，今載於《文衡》：宣德四年，滁州安石固山，有二騶虞，守臣獻於朝，群臣皆賦詠之。予觀夏公元吉賦序有曰：「猰首虎身，白質黑章，修尾隅目，不食生，不踐生。」與《埤雅》所雲，白虎黑文、尾三倍身相同，則騶虞果有之矣。噫！騶虞惟見詠於周時，至我朝復兩見之。嗚呼！盛哉。

杭城來曆

杭城創於隋之楊素，周止三十六里，斯時，蓋吳山東南皆江，而西北尚是石之棧道。至五代錢鏐，則又新築羅城於外，自秦望山，有門曰龍山；東亙於江幹，其門曰保德；旋至湖市夾城巷口，其門曰北關；西泊於錢塘湖，直至於雷峰塔前，其門曰涵水；循城慈雲嶺直上而南，周七十餘里。宋建炎間，但增築內城於鳳凰山下而已，因宮殿也。元禁天下修城，以示天下一統，自是內外城日為居民所平，或存或無，互相淪沒。至正十九年，張士誠據有浙西，復並修築，自艮山至螺螄以東，則視舊城拓開二里，而絡市河於內，自候潮至鳳山以西，則縮地入二里，而截鳳山於外，北則比舊則拓，視新為縮，泄湖水為隍而城焉，斬然一新，不復知有內外矣。計其數，周六萬四千二十尺，高三十尺，厚四十尺，而殺其上。國朝因之，遂不復改，故報國寺，宋宮址也，正圍於外羅城之內，稱鹽法察院，前為城頭，則正舊城之基矣；湖市曰夾城，則外城直環於彼也。生於斯者，可不知焉？

虎林考

按虎林乃杭山名，即今祖山寺之山也，不知者以為杭郡舊名，後世改虎為武。嘗自以為虎林人也，知其為山者，又不知其改虎之義。今摭數說而訂正之，使人易知，庶不貽笑於外方。宋樓攻鬼詩云：「武林山出武林水，靈隱後山毋乃是。此山亦復用此名，細考其來真有以。從來有龍必有珠，此雖培塿千山餘。」《四朝聞見錄》云：「虎林即靈隱山，因避唐諱，改為武林。」楊正質又謂：「錢氏有國時，此山在郭外，異虎出焉，故名。吳音承訛，轉虎為武耳。」據三說，惟楊為是，《四朝》最非。若以避諱易而為武，

則《漢志》已名為武林山，唐帝雖始祖名虎，而亦不在此論矣。即以為靈隱者，蓋靈隱原名武林，入人已深，而吳音又易於訛，遂以此山亦稱之為武林也。樓詩亦不知改武之義，故指為培塿，為靈隱千山之餘耳，如今人見此山獨於城中，則曰祖山之意。又考晏元獻《輿地志》云：武林山，錢塘泉所出。顧夷吾《山川記》又云：錢塘泉自南徂東，臨浙江一派，謂之靈隱浦，即冷泉亭下之水。此可見武林山自是靈隱，而虎林之地，又何有泉之出耶？今誌取《淳熙志》斷為決非城內之山，彼自正言靈隱者也，差收入虎林之下。

安南建廢考

安南即古駱越之地，秦屬象郡，在歷代俱為郡縣。至梁貞明中，土豪田承美據土，始為化外，互有強者爭襲，而宋時則有丁、黎、李、陳四姓，黎為最強。宋乾德中，多為其擾。元至元二十六年方心服，獻物納質。國初，其主陳日煃率先歸附，賜安南之印，傳至陳日焜，為黎季犛所弒。季犛上表，竄氏名為胡一元，子蒼，易名　，詐稱陳氏絕嗣，　為甥，求權署國事，長陵從其請。逾年，陳氏孫添平，遁至京師，其事。季犛因表請迎添平還其國，朝廷乃遣使護送舊其境，季犛伏兵殺之，並殺使者。事聞，遂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、副將張輔、沐晟等往討之。能道卒，輔至其地，生擒季犛及　等，獻俘於朝。詔求陳氏後立之，國人咸稱：為季犛殺盡，無可繼承，僉請復古郡縣。遂立交趾都、布、按三司，置府十七州，四十七縣，百五十七衛，諸司皆備焉。時永樂六年春也。後七年、九年又叛，輔復往平之。洪熙元年又叛，朝廷復討平之。

宣德二年春，交趾復叛，守帥奏請益兵，朝廷命安遠侯柳升將七萬人以往，命兵部尚書李慶參讚軍事，且敕慶：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，舉以自助。所舉十數，其最所賢，禮部儀製郎中史安、祠祭主事陳鏞。師行，慶與同臥起。九月入交趾，賊於官軍所經之處，悉列柵以守，升既連破之，直抵鎮夷關，頗有矜色，升雖勇，然不好謀。安、鏞言於慶曰：「總戎之意驕矣，公宜力言之。且夷賊譎詐，不可以其屢敗忽之，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？況璽書數數戒飭，謂賊專以設伏取勝，不宜輕率待之。公宜速入言之。」時慶強起，抱病與升言，升唯唯而已，中實無戒慎意。明日前進，以數百騎獨先，其副及慶等皆在後，升前度，橋遽壞，後軍阻不前，伏兵四起，升被創死。明日，慶病不起；又明日，副將崔聚整兵以進，聚固宿將，然倉猝，賊驅象赴鬥，眾亂，聚被執，寇大呼「官軍降不殺」。安、鏞皆曰：「吾輩見危授命耳。」皆死之。十月十八日也。安字誌靜、豐城人，年四十二；鏞字叔振，錢塘人，年三十四。時吏部侍郎陳洽、武進主事李宗昉，都指揮李任、指揮顧福等亦死之。又有諒山知府易先、諒江知府劉子輔、廬陵人黎利，

攻他城皆陷，劉獨倡兵死守，食盡自經，一子一妾先劉死。政平知府何忠，罵賊不屈，從容賦詩死。交趾知縣吳黻，亦拒敵死。

其後黎利亦困，遣人進前安南王三世嫡孫暠表，乞立，辭甚懇，朝廷以為文廟誅討，本求陳後，今既在焉，姑從之。後數年，復為黎利所篡，朝廷又欲加兵，會利遣使來貢，謝罪請命，因立為安南王，貢獻不絕。嘉靖間，久不入貢，其下莫登庸又篡之。十八年，朝廷議將征之，遣兵部尚書毛伯溫先往喻焉，遂伏罪，革其王爵雲。

十二生肖

地之肖屬十二物，人言取其不全者，予以庶物豈止十二不全者哉。予舊以地支在下，各取其足爪，於陰陽上分之。如子雖屬陽，上四刻乃昨夜之陰，下四刻今日之陽，鼠前足四爪，象陰，後足五爪，象陽故也；醜屬陰，牛蹄分也；寅屬陽，虎有五爪；卯屬陰，兔缺唇，且四爪也；辰屬陽，龍乃五爪；已屬陰，蛇舌分也；午屬火，馬蹄圓也；未屬陰，羊蹄分也；申猴五爪，酉酒雞四爪也；戌狗五爪也；亥豬蹄分也；此或庶幾焉。予又思蛇、兔且取唇舌，他物之足爪亦豈無如十二物者哉？夫十二支固屬陰陽，皆於時位上見之，易封取象亦然也，惟理義之存焉耳。如子為陰極，幽潛隱晦，以鼠配之；鼠藏跡也。午為陽極，顯明剛健，以馬配之；馬快行也。醜為陰也，俯而慈愛生焉，以牛配之；牛有舐犢。未為陽也，仰而秉禮行焉，以羊配之，羊有跪乳。寅為三陽，陽勝則暴，以虎配之；虎性暴也。申為三陰，陰勝則黠，以猴配之；猴性黠也。日生東而有西酉之雞，月生西而有東卯之兔，此陰陽交感之義，故曰犯酉為日月之私門。今兔舐雄毛則成孕，雞合踏而無形，皆感而不交者也。故卯酉屬兔雞，辰巳陽起而動作，龍為盛，蛇次之，故龍蛇配焉。龍蛇，變化之物也。戌亥陰斂而潛寂，狗司夜，豬鎮靜，故狗豬配焉。狗豬，持守之物也。私憶如此，未見出書，姑存於稿。

風雷雨電四像

風雷雨電四者，陰陽之氣而已，然而變化不測，則固有神寓於其間，亦何肖形怪異，如今之塑者耶？予嘗思得之，勉強以為之解：風雷在天，天乃乾焉，乾則配屬戌亥也，是以風伯之首像犬，雷公之首像豕；雨為水，水者坎也，坎為中男，故雨師之像似士子；雷取象於震，震則巽之對也，故有雷公電母之稱，巽為長女，其像婦人而已。四神取義如此，不知道家又別有說乎？

水高於山

《北征錄》云：「闊灤海子有山如長堤以限水，海子甚闊，望之杳無泮岸，遙望水高如山，但見白浪隱隱，自高而下。天下之物，莫平於水，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，近處若極下，此理竟不可曉。明日，太宗語之曰：『朕每歸語人，少有信者，汝等今見方信。』」此水周圍千里，斡難、臚朐凡七河注其中，名曰玄冥池。予憶或者地形遠近高卑不同，故見之異也，否則誠為異理，故錄出之。

鐵樹開花

予友烏鎮王天雨濟，為橫州州判，嘗云：橫之馴象衛指揮股貫家，有盆樹一株，高可三四尺，幹葉皆紫黑色，葉小類石楠，質理細厚。問於主人，曰：「此鐵樹也，每遇丁卯年則花開，四瓣，紫白色，如瑞香，較少圓耳，一開累月不凋，嗅之有草氣。吾父生時花，今復二次矣。」予以諺謂事難成者，則曰「須鐵樹開花」，然則果有此樹耶？

四雲四星

草莽曰山雲，魚鱗曰水雲，煙氣曰旱雲，水波曰雨雲；瑞星曰景星，妖星曰彗星，流星曰飛星，有吉有凶者也；又有客星，隨星色大小占以名之也。前出《呂氏春秋》，後出隋、晉諸誌。

上任忌正五九月

今官府到任，每忌正、五、九月，遠見《南史》，術家皆無所據。予意三月之建，乃寅午戌也，寅午戌屬火；臣音為商，商屬金，恐火之克於金，故忌之。未知是否，記此以俟博識。

西湖帝王宅

吾杭西湖，山水之秀甲天下；杭人之英俊乃所孕毓。故湖涸而於肅潛公被戮，湖水平堤而狀元出。予嘗往來於中，戲語人曰：「此湖四山圍合，東逼於城，有能填湖作地，開移城郭，麵江背山，以城中為明堂，皋亭、五雲為其左右，真帝王之居也。」昨讀《幕府燕談》，五代時果有術者說錢鏐曰：「若填湖為宅，可王千年，此地不過百年也。」

錢曰：「豈有千年帝王者哉！」因知古亦有如予言者，因憶使鏐如術者之言，則錢氏或絕，而繼王者遂因其地而久焉，是亦謂之千年也。筆之以俟變遷。

天開眼

馬浩瀾洪，杭詩人也，最善南詞，有《花影集》行世，於予為忘年交。嘗言少時夜行，忽聞空中砉然有聲，舉頭觀之，青天中如瓜皮船一條，其色蒼黃，隨開隨合。明發，聞人言，昨夕天開眼，此或然也。予因對曰：「天乃陽氣所就，此正欠缺之際，故見其本體之色，理當隨合，否則不足為天矣；若地之裂，則質也，故不能然。俗稱開眼，何謬哉！」馬首肯久之。今復聞有天開眼，追思曩時，逾十五載矣。馬君不可起也，誌之。

鳩

予嘗至山東沂州，偶見一鳩，羽毛皆灰白色，駭之，且詢土人曰：「鳩，蒼班者，此何異也？」土人曰：「此地惟有一色，尚白勝者，不知其有蒼班。」後至臨淄，見皆果然，而聲亦小異。是知物不可以不見者為奇耳。

如此江山亭

杭城舊有如此江山亭，在吳山天聖觀。國初，廬陵張光弼嘗酌酒賦詩亭中，相繼作者，並為一卷，後遺落於吾裏景隆觀道士史誌中處。予少年亦嘗見於其徒。前有數詩，後有喜禾周鼎跋語，語多感慨，意復周匝，因而錄之，惜未全也。其跋曰：「如此江山者何？有所感而言也，不費詞而無窮之感係焉。使倒言之曰：江山如此，則直致之詞，無他感興矣。昔嘗有亭，而為是名，遐想作亭之人，何如其為人哉！必宋亡遺民，有為而作。越若干載，垂斯亭而觴詠者，為一笑居士廬陵張昱光弼。」於時元社既屋，膻胡之遺汙我江山者，前之日如此，今之日不如此矣。宋故邸未淪於元，此江山也；滄之後，如江山何？居士之為此遊，一俯仰間，何如其為感也；作亭者之感尚淺，遊者為益深也。遊後又無亭矣，而同遊之客與追和者，今亦皆遊地下矣，惟詩卷存，獨居士名章章然，他或僅附驥耳。予不自知其他日亦僅附否耶。

庚申甲子

修仙家崇尚庚申、甲子者，蓋甲為陽木而主生，應肝魂也；庚為陽金而主殺，應肺魄也。

仙家欲煉氣為純陽，而魂魄常存於舍，故守之也。且甲子在六旬為始，庚申在六旬為終，修煉家以此為要日，而外丹亦用之也。

吳江長橋

《輟耕錄》載：吳江長橋始於泰定乙丑，僧從雅作也。後九年，守的斤海牙作巨閣以奉觀音，極言其侈大。又見宋鄭毅夫詩曰：「三百欄杆鎖畫橋，行人波上踏瓊瑤。插天螮蝀玉腰闊，跨海鯨鯢金背高。」亦言其壯麗。以今視之，一庸匠可為也。然是橋不過泄淞江之水於太湖，何必如此之壯麗也？此的斤虜奴之不仁耳。舊橋洞凡七十有二，今止五十四也。但思未橋之先，不知水勢何以導之。

王孫不識天文

宋王應麟厚齋，博學雄文，高出一時，所著有《玉海》、《困學紀聞》等書，可謂無書不讀者也。然於天文，似不知者。觀其論三星在天，以為其說有二：毛氏以為參，鄭氏以為心，不能定論。殊不知參乃兩肩、雙足，三為心，則七星也，心則三而已。又曰：三國之時，月犯心星，昭烈殂，是蜀為正統；他日熒惑守心，而魏文殂，又不同也，亦不能斷。殊不知三國鼎立，二十八宿各有分地，就同犯星宿所犯之日，又各所按也。如五胡亂華之時，而熒惑不見，魏臣紛紛莫決，崔浩以日辰推之：庚午之夕，辛未之朝，庚與午皆主秦，辛為西夷，今姚興據咸陽，是熒惑入秦矣。諸人笑之。後秦中果旱，明年，姚興死，使知當時犯心、守心之日，即蜀、魏行事，必能占之。及於月落參橫之解，自言未嘗考參之出入以定月落，是何言耶？及宋孫奕季昭作《示兒編》，亦可謂博學者矣。觀其言曰：二十八宿以四方為名者，惟東壁、東井、南箕、北斗。殊不知二十八宿之鬥，乃南斗也，北斗乃紫微垣數。又解井在參東，故稱東井。殊不知參宿中有玉井星，此井星又在玉井之東，故名。如室、如壁，相連而一義者，壁居室之東，故名東壁。箕與鬥相連共名，漢津箕在鬥南，故名南箕北斗。彼以箕鬥是人日用之器，相對而言，故云箕南斗北，可笑可笑。嗚呼！若二人者，何獨不究於是耶？

浙省歌括

浙省十一府、七十二縣、一州，成化間分縣後，共七十六矣。蓋台分太平，湖分孝豐，金分湯溪，有演成歌括，如指諸掌。歌云：「杭九嘉湖七，台嚴皆六邑。寧衢與溫五，紹金八處中。」可謂捷徑矣。

瓊花園

《齊東野語》載：瓊花惟揚州后土祠有之，絕類聚八仙，但色微黃而香。宋仁宗、哲宗時，嘗移植禁苑，逾年遂死，載還復敷榮焉。後惟宦者陳源，取孫枝接於八仙根上，至今流傳，杭褚家堂瓊花園是也，然香色亦少異矣。予考《爾雅》、《本草》諸書不載，惟《揚州志》曰：「唐所植也，至正間枯死。」意唐至元，殆數百年，顯顯於世；而至正迄今，無二百歲，不惟瓊花不傳，而聚八仙亦不知何似者。且杭誌修於咸淳，而修於洪武，宜其近於二書也，而瓊花園亦不見載。嘗疑其二書偽言也，昨偶至褚堂一土地祠，見古碑一通，然後知祠名通聖，即瓊花園之地。春稱時即慶忌宅基，神乃褚遂良九世孫，褚堂之織綾錦，由於此神始之也。因知二誌失收。

蝗

《爾雅》以蝗有四種，予所見者灰黃二色，大率於苗之心葉根節盡食之，或者四種寓於二色，不可知也。才飛即交，數日產子如麥門冬。後數日，中出如黑蟻子八十一枚，即鑽入地中，《詩》注「螽斯一產八十一子」是也。其子入地，來年禾秀時乃出，旋生翅羽，遇臘雪大，則入地至深，坡詩「遺蝗入地應千尺」是也。其飛止跳躍，所向群往，無一反逆者；渡水則後銜前翅，由然若繩索之狀。一縣之地，或食其半，或食一角，有相鄰而不食者，有逾山渡河以食者，殆若真有神役也。傳以謂戰死之士冤魂所化，理或然也。《淮南子》又謂魚子之變，非也。蓋此物畏水，而旱則生，所以雪大深入於地。浙土亦嘗飛來，亦嘗下子，明年絕不生者，江南水田也，豈有魚子畏水者哉！